

# 李白诗中的侠文化

杨妹

(西北大学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)

**[摘要]**侠文化在我国源流已久。唐代因其政治、经济、文明发展等多重原因,成为我国侠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。此时,在社会多元化的冲击下,游侠之风甚盛,侠客数量激增,当时的文人也乐于讴歌这些或英武、或威严、或仗义的侠士。作为最具盛唐气象的诗人,李白也曾多次在诗中描写游侠这一形象,表现其对侠文化的向往及追求。本文就李白诗中侠文化的成因、精神等进行了浅析。

**[关键词]**李白;侠文化;任侠诗

**[DOI]** 10.12252/j.issn.2096-6288.2021.04.1107

## 引言

我国的侠文化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。经过春秋战国至魏晋的流变,发展到唐朝时,侠文化盛行于世,凝练于唐朝特色文化形态——唐诗之中。不少著名诗人都热衷于创作任侠题材的作品,这其中,又以李白的任侠诗最具代表性。李白一生有近百首诗描绘了侠客形象,可以说,这些诗将李白的侠客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### 一、现实之侠——李白热衷于侠文化的原因

#### (一)与当时历史背景有关

一是与制度开明密不可分。隋末李渊起兵时,不少侠义士纷纷投入其麾下,为唐王朝开国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劳,因此,唐朝帝王对民间行侠之事保持着宽容的态度,并未加以镇压制止,这为行侠之风盛行提供了基础保障。其后,随着唐王朝不断对外开疆拓土,募兵制的施行,都助长了尚武风气的盛行。这些制度均为“侠”之盛行奠定了政治基础,自然也会让“侠”转化入诗词之中,成为诗人乐于描绘的对象。

二是与国力强盛密不可分。都将尚武之风推向高潮。此情此景下,整个社会都怀揣着大唐盛世的自豪,对建功立业的渴求,不少人选择通过建立边功而走向仕途。这一阶段,“尚武”的社会大环境及“任侠”的精神达成了一种平衡与和谐。“侠”不再完全站在正统的对立面,而是在坚持大义的基本条件下,渐渐融入了主流环境和法治观之中。这也让侠文化逐渐被主流价值观所认可。

三是与社会稳定密不可分。在社会动荡时期,游侠游走于道德与法制的边缘,以其独立的价值观念衡量善与恶、是与非,抗争不义之事,追求平等、不平则鸣。因此,那时的“侠”难以被统治阶层认可,对“侠”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。而唐朝社会富足稳定,文化丰富、经济繁荣、政治开明,“不平”“不义”之事显然已经少了许多。当时的侠客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,已不再追求行侠仗义,转而更加向往“功成身退”的精神。所谓功成身退,即先凭借一身本领入世建功立业,成就不朽的名望,随后从财富、名声、地位中抽身,飘然而去,再追求心灵的逍遥与自在。此后,侠文化也便确立了一定的道德准则,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

#### (二)与其个人生平有关

李白出身西域,其父李客亦颇有侠名。生长环境和家庭背景都决定了他与生俱来的侠气。西域人热情豪迈的性格,骑马射箭的习俗,父亲行侠仗义的往事,都对李白好酒、喜剑、不拘小节的性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评李白“喜纵横,击剑为任侠,轻财好施”,即很好地概括了李白的性格特点。

天宝初年,李白如愿应召入宫,却只得翰林待诏这一闲职,与其抱负大相径庭。此时,诗人诗中的侠文化逐渐开始与其政治追求相联结:从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锐气,到“大圣犹不遇,小儒安足悲”的自我宽慰与辛酸。不久,李白即被赐金放还。仕途受挫后,诗人的“侠”再次发生转变,不仅由尚气任侠转为对个人怀才不遇的激愤之情,也隐含其期待东山再起的心态。

### 二、精神之侠——李白诗中侠文化的思想

#### (一)“节”与“义”

节即节操,义即义举。李白笔下赞颂的侠士大多如此,具有一种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的品质。诗人歌颂了不少此类武功高强、胆识过人、侠义为先的侠勇之士。不仅如此,这种不平则鸣的义节,不因金钱多寡而发生改变,而仅凭借内心的一腔热血救人济世,令诗人心向往之。他的诗中曾多次提及侠义之士视金钱为无物,“鲁连卖谈笑,岂是顾千金”“意轻千金赠,顾向平原笑”。

#### (二)“侠”与“儒”

在盛唐尚武好勇的时代背景下,李白“重侠轻儒”的思想不足为奇。他生性自由无羁,不愿走科举应试的“正途”,这是对儒家规范的一种超越和挑战。诗人在热烈赞颂侠士之余,曾多次在诗中表达对酸儒的讽刺鄙夷,如“儒生不及游侠人,白首下帷复何益”“谁能书阁下,白首《太玄经》”等。但能否说,在李白身上就看不到一点“儒”的气息呢?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《嘲鲁儒》中虽嘲讽了那些“白发死章句”的鲁叟,却仍在诗末肯定了懂变通、学以致用用的儒生叔孙通,这便说明诗人的“轻儒”并不是绝对地贬低,而是辩证地思考与接受。

#### (三)“入仕”与“身退”

李白自青年时即有“济苍生”“安社稷”的宏愿,常以管仲、乐毅等名臣自比,心中最大的抱负是“申管晏之谈,谋帝王之术,奋其智能,愿为辅弼,使寰区大定,海县清一”。他渴望入仕,却并非仅想求功名富贵,而是凭借自己的本领建立不朽功业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这两首诗中的侠士结果却不尽相同,一位“收功报天子,行歌归咸阳”,显然即将走向坦途;而另一位则“羞入原宪室,荒径隐蓬蒿”,视功名富贵如无物。相较而言,李白似乎更倾向于后者的做法,这一行为也与他本人功成身退的思想紧密相连。诗人曾数次在诗中表达“功成即可身退”这一想法,“事了拂衣去,深藏身与名”“归来使酒气,不肯拜萧朝”等。这一方面与诗人崇尚自由的性格有关,另一方面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汲取历史教训后的思考,“吾观自古贤达人,功成不退皆损身”。建功立业后即隐身而退,这一看似矛盾的想法,实则是李白游侠精神的高度升华,也是其追求的最高理想。

### 三、结束语

李白一生崇侠尚侠,以大量笔墨描绘了心中那些有节有义、功成身退的侠客,这些任侠诗中无不透露着李白的政治理想和政治追求。李白渴望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——上可辅佐帝王指点山河,下可帮助百姓扶危济困。然而现实是残酷的,终其一生,李白都没能实现这个梦想。也许正因为现实的苦闷与无奈,这些“侠”之雄音在他的诗歌中才表现得那样令人心驰神往,也让侠文化在历史长河的不断沉淀中得到了新的诠释,更好地融入了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之中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苑宇轩.李白任侠精神之内核[J].文化学刊,2019(02):231-232.
- [2]盛靖莹.论唐诗中的“侠文化”[J].汉字文化,2019(04):65-67+74.